



田夫仔村

生活條件惡劣致人口凋零 望改善交通重建家園

舊日村迹

位處元荃古道中段、近四百年歷史的蔡姓客家村田夫仔村，由於交通不便，靠早期的種植及畜牧業不能為生，數十年前村民已陸續遷走，現時逾八成村屋已塌毀，常住人口只有五人。有村民憶述小時生活十分艱苦，上學要走路來回兩個多小時，還要幫補家計，在山路用擔挑菜、麥渣往返；外聘到村教初小的教師，因為村中生活條件惡劣，寧願每天舟車勞頓四五個小時也不留宿。村民都期望村落的交通未來會有改善，才有重建家園的機會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說得上荒村寂靜的田夫仔村，在剛過去的農曆年變得熱鬧，近百名村民及其好友同歡聚，大家吃盆菜、玩抽獎，作為座上客的記者除感受到他們團聚的喜悅，更遇上該村一甲子前出現的第一個警察、四十六年前的第一個大學生，聽着他們的窮鄉故事，明白何謂志氣不窮。

生活艱苦但人窮志不短

76歲的蔡勝全，是田夫仔蔡氏第十代子孫，現居八鄉石湖塘，年初八當天，偕同妻子返回出生地田夫仔村，吃新春盆菜。聽蔡勝全訴說小時的村中生活，包括記者在內的旁人也連聲叫慘！

五六十年代山中鄉村沒有交通工具，蔡勝全在村裏祠堂讀至小三，就得靠雙腳走下山，到深井的靈光小學讀小四，那時他大約十二三歲。身為長子的他，要幫忙幹活，早上用擔挑50斤菜，從村走到深井的菜檔交菜，放低後才走往附近的靈光小學上課。放學後繼續工作，把來自生力啤酒廠的麥渣用擔挑返村，用來餵豬。蔡父有時會把這些麥渣預先曬乾，那麼重量會輕些，大約50斤，若是濕的則重約60斤。

成為村中首位當警察的村民

這樣的擔挑返學生涯長達四年，其間更遇到意難平之事。一天，渾身是汗的勝全返到課室，很自然地開着風扇抖涼，這時被校長看到，他因未獲校長批准擅開風扇即時罰款五毫子，當時這款額可以買五碗有魚蛋及豬皮的車仔麵，一碟有配料的炒麵或炒粉也不過是1.2元，勝全那天捱餓，因已沒錢買東西吃。

小學畢業後，他到荃灣讀中學，讀了半年中一就輟學，到尖沙咀當西餐廳侍應，17歲半，他成功考入警察部當差，成為田夫仔村首個做警察的村民。當時村裏沒電話，也沒郵差派信，青山差館三名差人特別走上田夫仔親身通知，其時村民還以為有人犯了事。1967年，八鄉石湖塘大公地給勝全一家起屋，自此搬往那裏居住，生活環境得到改善，因為石湖塘有菜站可以交菜、有通訊、有巴士出外。

曾經人丁繁衍 分支遍布八鄉

據田夫仔村蔡氏族譜及村長蔡振輝資料，有三百九十多年歷史的村落，開山祖為蔡聯友，明末崇禎

年間（1628年—1644年）李自成內亂時攜同父親、妻子及大兒子，從東莞樟木頭官倉落戶田夫仔。人丁繁衍下自然感到地方不夠用，在1898年前，分支往別處，現時八鄉大窩村及石湖塘的蔡氏都是源自田夫仔，水流田有蔡姓亦來自田夫仔，另外荃灣老圍部分蔡氏亦於上世紀中葉搬來。

68歲的蔡傳偉來自荃灣老圍，他從未在田夫仔村住過，自言比勝全幸福。原來他的阿太（曾祖父）在戰前已從田夫仔搬往老圍，那時阿太十分勤力，與哥哥一齊做腐竹、釀黃酒等小生意積了點錢，加上中了幾百元白鴿票（博彩票），以及將耕牛賣給大哥，一家十口人就此在老圍安居。他說，雖然不在田夫仔村出生及成長，但他與其他兄弟每年都會回來祭祖，早已培養鄉情。

冀車路能全天候開放

蔡國維在受訪村民中最年輕，65歲的他更是村中首名大學生，1978年入讀中大歷史系，1982年畢業，小時曾在祠堂讀過書。昔年田夫仔小孩在祠堂讀小一至小三，小四至小六就落山到深井靈光小學或深井公立學校就讀，來回兩個多小時，前述的蔡勝全便是這樣。政府請過幾個老師，蔡國維記得有人會在村中留宿，但教他那位先生每天花四五個小時來回居住地北角（那時沒有過海隧道須搭渡輪），他指是人各有志，因為村

田夫仔村位置示意圖



當年老師在祠堂裏教學。該名老師居於北角，但因村中生活條件惡劣，寧願舟車勞頓往返，也不願留宿。圖右邊遞起手的學生是蔡國維。田夫仔村提供

裏無電、無水、多蚊、食用不好。田夫仔位於大嶺郊野公園範圍內，是麥理浩徑第九段及第十段的終點及起點。要來到位處二百米高山地的鄉村，車輛入口有三處，包括大棠、荃錦坳、青龍頭，須有許可證才能進入，村長蔡振輝計劃將駕車村民名單交與漁護署以方便出入。蔡傳偉表示，三個入口目前只有大棠是24小時開放，荃錦坳及青龍頭只開放至下午五點就關門，村民都希望可以跟大棠一樣全天候開放。蔡勝全則指出，河背那邊有車路可到村，約15分鐘可到，很便捷，但近五年因河背村民與政府有土地補償分歧，河背路落了關不能通過，他希望河背路能早日開通便民。

村民訴說舊時生活有喜有悲。後排左三至左五分別是蔡國維、蔡傳偉、蔡振輝，前坐右一為蔡勝全。



村民訴說舊時生活有喜有悲。後排左三至左五分別是蔡國維、蔡傳偉、蔡振輝，前坐右一為蔡勝全。

記者 鄭玉君攝



荒村打破寂靜，老中青村民齊吃新春盆菜。



現時的祠堂。



新春歡聚開心大合照。

新·專欄



筆者當年所拍許願樹的盛況。



▲陳伯母親手製作許願寶牒。

▲陳伯母高拋寶牒得手。

▲現在鮮為人知的拋寶牒地方。

願樹寶牒 拋的願望

風物雜談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筆者從南華早報得知林村有許願樹，當年的南華早報於農曆新年假期後的第一天，在頭版刊登了一張彩色大相，內容是善信群集許願樹前高拋寶牒，這照片拍得很有鄉村節慶的地方色彩，筆者看了後下定決心來年要拍許願樹，怎知第二年落錯巴士去錯地方，結果第三年筆者在坑下莆村村口，拍到第一棵掛有寶牒的許願樹，那是一棵十分高大的老樹，樹前有伯公神壇香火也盛。

從拋變掛 衍生成許願節

林村公立學校旁有一泥路，左方有賣熟食粉麵香燭寶牒的攤檔，右面有三兩許願樹，盡頭處有鄉公所及天后廟，鄉公所斜對面的洋紫荊才是正印許願樹，故樹腳香火盛樹身寶牒多。善信用繩把石頭及寫有願望的寶牒連在一起，之後高拋上樹希望願望成真，故不少樹枝被寶牒及石頭壓至不能翻身，留在樹上的寶牒從沒有人敢解下來的，據聞解下寶牒會惡運臨頭，故遠看樹腰部活似個色彩斑斕的大肚臍凸出來，善信的無數願望實在太沉重了！這洋紫荊是第二代的許願樹，第一代是棵濃密的樟木樹，因香火過盛樟腦樹液也被蒸出來，最後不堪煙火而被燻死！拋寶牒上樹的習俗來源已難追溯了，據聞此習俗存在已



久，但非林村當地習俗，最有可能是香港仔或筲箕灣的漁民，於農曆新年期間到林村天后廟拜神許願後，把寶牒拋到樹上而成習俗。

每年的農曆新年筆都會去林村拍攝許願樹，眼見善信遊人一年比一年多，許願寶牒一年比一年重，香火一年比一年盛，結果洋紫荊許願樹在2005年2月12日發生火警，燒掉截斷了半株樹身而生死未卜，筆者實心感惋惜，此後也很少到林村了，而善信則被勸放棄拋寶牒，改掛寶牒在木架上，至今衍生出香港許願節。

意外找到隱世許願樹

今年農曆新年再到林村，看見當年在坑下莆村口拍攝的第一棵許願樹仍然存在，樹上還掛有少許寶牒，不久有善信到樹前伯公上香及拋寶牒上樹，意想不到下因而滿心歡喜。與三數長者善信傾談得知他們居於市區，曾從事捕魚或駁艇運輸，年幼時與父母家人親朋戚友，長途跋涉包車到林村拜天后拋寶牒，自從十多年前火燒許願樹後，已沒有在鄉公所附近拋寶牒，但繼續在這裏拋。

二十多年前陳小姐還是小學生時，與外公外婆、媽媽、舅父、表哥和表姊一行十數人，在新年去林村拜天后拋寶牒，至今母女二人還保留這習俗，拜伯公後陳伯母製作寶牒陳小姐寫上願望字句，陳伯母繼而拿着寶牒到樹旁高拋，果然得心應手一拋上樹，母女齊開心！陳小姐遙指着對面山坡向筆者說，除這處外還有兩個拋寶牒地方在那邊，但呼籲勿宣揚避免善信寶牒過多，香火過盛導致火警。而按指示經過迂迴偏僻的小徑終於找到了，對筆者而言這是個極大驚喜！

除火燒許願樹外，去年西貢發現鯨魚，結果死於遊覽船及快艇的螺旋槳下，由此可見這些香港人唔可以執軟的壞心態。

作者介紹



張浩林，早年修讀平面設計時，對字體及攝影產生濃厚興趣，畢業後從事雜誌設計工作多年，後轉職公營機構當攝影師。年幼時遷居漁港筲箕灣後，喜歡中國節慶習俗。公餘時除拍攝記錄外也撰寫投稿，先後有國泰航機雜誌 DISCOVERY、亞洲週刊、相機世界、明報周刊及明報等。